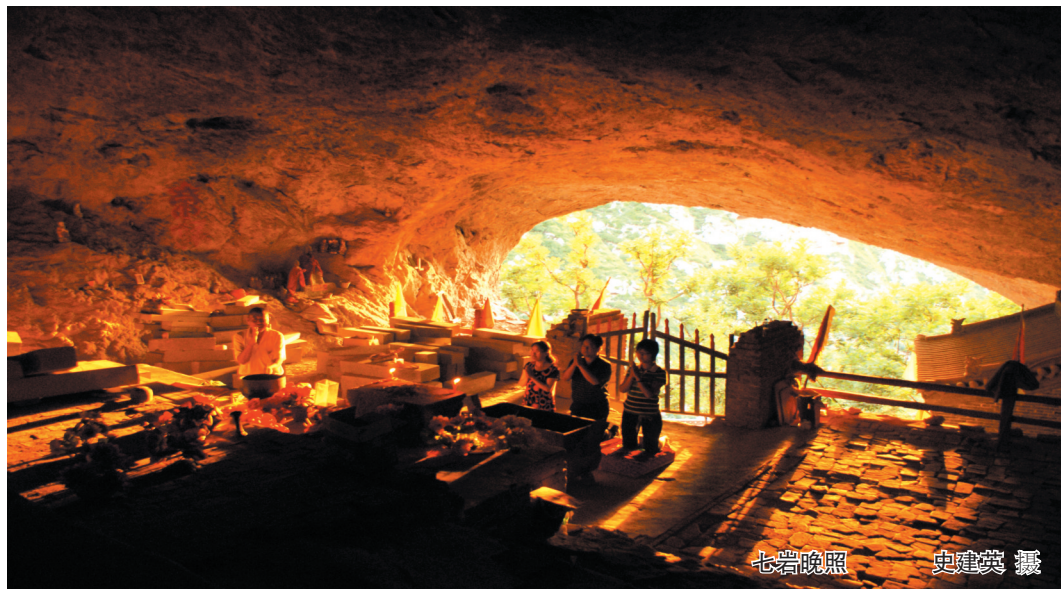


# 定襄：三山环绕盛文华



七岩晚照 史建英 摄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七岩晚照：自然与人文的绝配。七岩山山势奇崛，洞宇清幽，香火鼎盛，历来为游僧、香客、文人、义士所向往。北魏枭雄尔朱荣、金代诗人元好问、清代蒙古亲王秀什图等古今中外名人，以及无数善男信女皆曾来此朝拜观光。留晖村每年农历七月初一举行庙会，“捞儿”“抱佛腿”是庙会期间独具特色的两大民间风俗。自2004年起，县文化旅游管理中心与留晖村村委会通过庙会布施、社会集资等方式筹措资金，先后按原貌修复千佛殿、丈八墙、圣母祠、老君庙、关帝庙等古迹，修通并硬化了通往景区的公路，还组织社会力量在景区内植树5000余株，有效改善了景区环境。

“七岩晚照”为定襄古八景之首，千百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观赏，留下大量诗篇与佳话。据当地天文与地理观测记录，每年夏至前后七日，每日18:17—18:25，夕阳西下时，金色阳光沿东南峡谷直射圣母洞深处，洞内岩石、泉水、造像皆被金光笼罩，如镀上一层金身，光影叠变，如梦似幻，宛如仙境。

此时，洞外山风轻拂，鸟鸣声远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与洞内静谧形成鲜明对比；夕阳余晖洒在山间，将山峰、树木、寺院染成金色，整个七岩山笼罩在一片温暖光晕之中，令人心醉神迷，流连忘返。这种自然之光与人文之境的完美融合，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也是七岩山独有的魅力，让每一位游人都能感受到山水的灵秀与人文的厚重。

磨笄夫人：山之刚烈与悲情。七岩山的文化灵魂，不仅在于佛影映照、晚照披霞的景致，更在于一段悲壮的历史传说，在于那位以死明志、坚守气节的磨笄夫人。她的故事为这座山注入了温度与灵魂，也让七岩山成为定襄人心中的精神图腾。

据《史记·赵世家》《战国策》记载，春秋末期，赵襄子于夏屋山诱杀代王，随后派人前往代国迎接赵襄子的姐姐（代王夫人）归赵。代王夫人得知丈夫被害的消息后悲痛欲绝，言道：“吾受先君之命，挨子代十余年矣，代王何罪，主君屠杀之？今代已死，吾将奚归？且吾闻，以弟慢夫，非仁也；以夫怨弟，非义也。”这段话字字泣血，既倾诉了对丈夫的思念与悲痛，也彰显了她坚守仁、义的气节。言罢，她便磨尖发簪（磨笄），自刺而亡，以死明志，用生命诠释了古代女子的刚烈与忠贞。

当地人感佩其刚烈，敬慕其气节，将其奉为山神与圣母，立祠祭祀。宋崇宁年间，朝廷敕封其为“惠应圣母”，令她的精神得以传承千古。每年农历七月初一，七岩山都会举行盛大的古庙会，周边十八乡的百姓纷纷上山祭拜——既敬佛，亦敬人，将这段悲壮的历史化为深厚的乡土信仰，让七岩山不再只是一座冰冷的山峰，而是一座有温度、有灵魂、有气节的山，承载着定襄人对忠义、刚烈的敬仰与追求。

居士山：老松台畔，读书台高。居士山又名老松台，坐落于县城东南12.5公里处的尧头村北侧，总面积1.25平方公里，主峰海拔达1620米。据万历年间《定襄县志》记载：“山下泉流之侧，有石室存古碑，碑文已多剥落，唐代王维兄弟曾在此读书。”清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的《定襄县志》亦载：“此地有石室，古碑斑驳剥落，依稀可辨‘魏武定四年任城王居士室’之语。”如今石室虽已荒废，但仍留有遗迹。

西晋摩崖石刻。居士山最珍贵的遗存，当属西晋时期的摩崖石刻。这通碑刻是晋北现存较早的摩崖碑刻之一，兼具史料价值与书法价值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。

石碑位于主峰南侧的崖壁之上，高约3米，宽约2米，采用楷书阴刻，字迹端庄雄健，兼具汉隶的刚劲与楷书的规整秀丽。历经千余年风雨侵蚀，部分字迹已看不清，但碑文主体仍清晰可辨，默默诉说着那段尘封的历史。碑文详细记载：西晋时期胡奋任并州监军时，处置了一起外族入侵事件。恰逢九月九日，他便率部来此登高，其部属为颂扬他的功绩而刻下此碑。这为后人研究西晋时期的军事、地理与政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站在石碑之下，抚摸着历经千年的字迹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感受西晋时期的金戈铁马与风云变幻，体会古代文人的书法造诣与国家情怀，更能触摸到这座山所承载的厚重历史。

王维读书台与文人文脉相传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曾隐居居士山，在此读书、赋诗、观山、修身，后人将他当年的读书之处称为“王维读书台”，以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也让居士山成为定襄文韵悠长的象征。读书台位于山腰平坦处，面积约50平方米，四周老松环绕，古木参天，

枝叶繁茂，既能遮挡夏日酷暑，又营造出清幽静谧的氛围。站在读书台上，视野开阔。南望七岩山，峰峦叠翠、云雾缭绕；北瞰定襄平川，滹沱河如银带蜿蜒，村庄田畴错落有致。一派田园风光令人心生静意，仿佛能感受到王维当年读书赋诗的心境，体会他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诗意情怀。

明月沟与夏家寨：险隘古寨相映成趣。居士山北侧有一条狭长峡谷，名为明月沟，全长约5公里。峡谷两侧悬崖对峙，壁立千仞，谷底溪流潺潺、清澈见底，是居士山自然景观中的精华之一。夏季草木葱茏、绿树成荫，溪流声与鸟鸣声交织成趣，是避暑、徒步的绝佳去处；冬季溪流结冰，崖间悬挂起壮观的冰瀑，晶莹剔透如水晶雕琢，别有一番独特韵味。

明月沟内坐落着一座古寨——夏家寨。古寨四周地势陡峭、险隘天成，仅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山顶。寨顶平坦开阔，面积约2000平方米，易守难攻，是古代兼具军事防御与百姓避乱功能的堡垒。现存石砌城墙、蓄水池、瞭望孔等遗迹；墙基高大坚固，瞭望孔轮廓清晰，仿佛能让人窥见古寨当年的雄姿，依稀感受到百姓避乱、将士驻守的往昔场景。

据当地族谱记载，明清时期每逢战乱，周边百姓都会前往夏家寨避难。寨内曾储存大量粮食、农具，还没有水井，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，见证了山区居民的生存智慧与坚韧品格。如今古寨虽仅有残垣断壁，但留存的遗迹仍在无声诉说那段动荡岁月，让我们得以感受古代定襄人面对战乱时的坚韧与团结。

从蒙山与柳林尖：晋东之巅，云海林海。从蒙山，亦称从象山，地处县城以南12.5公里，绵亘于南王乡的董家堰、官庄一带，面积达50平方公里，主峰柳林尖海拔2101.9米，为定襄县境内的最高处。明代万历年间的《定襄县志》记载：“群峰连绵至此，山势骤然高峻，春夏时节云气聚合便会降雨，山中建有雨霖侯庙，‘蒙山雨霖’被列为当地胜景。”清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的《定襄县志》则明确将“蒙山雨霖”列为定襄八景之一。

柳林尖：登顶望三川。柳林尖因早年间山顶柳树丛生而得名。它突兀耸立，直刺云霄，登顶远眺，视野开阔，气象万千。北望五台群峰，东眺孟县大地，南观太原盆地，西览忻定平川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壮志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晴朗之日，立于柳林尖极目远眺，山川河流与村庄田畴交织成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，令人心胸豁然开朗，忘却所有烦恼与疲惫。若逢雨后初晴，云海翻腾，峰峦隐现，云雾缭绕山间，柳林尖仿佛悬浮于云海之上，让人恍若置身梦幻仙境，流连忘返。

柳林尖山体以石灰岩与花岗岩为主，顶部岩石裸露，黛色岩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尽显雄奇苍劲；坡麓则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古木参天，郁郁葱葱，为山体披上苍翠外衣，也成为定襄重要的生态屏障。

生态宝库：动植物与药材。从蒙山及周边山区生态系统完整，植被覆盖率高，是晋北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区域，堪称一座天然“生态宝库”，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名贵药材，见证着定襄优良的生态环境。

在其境内，已知野生植物达500余种，其中党参、黄芪、柴胡等名贵中药材分布广泛。这些药材生长于无污染的山林中，品质优良，既是定襄的重要特产，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定经济收益。山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、云杉、油松、白桦为主，林下灌木丛生、苔藓遍地，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，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。这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，有金钱豹、黑鹳、金雕、斑羚、野猪等，其中金钱豹、黑鹳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使此地成为华北地区难得的生态秘境。当地村民世代守护这片山林，遵循“春不采、秋不猎”的传统，与自然和谐共生，从不乱砍滥伐、滥捕滥杀，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宝贵的生态家园。

七节寨与八节寨：两寨三沟，峡谷风情。七节寨与八节寨坐落于定襄东峪乡滹沱河畔，属系舟山支脉，海拔分别为1456米与1492米，因山势如竹节般层层叠叠、错落有致而得名。两寨隔河相望，与水头沟、地公沟、白玉沟并称“两寨三沟”，是东峪景区的核心景观。这里峡谷幽深、溪流潺潺，古寨遗迹与田园风光交织，构成独特的峡谷风情，成为定襄乡村旅游与生态体验的重要

目的地。

峡谷与溪流：漂流与徒步胜地。七节寨与八节寨之间，是一条幽深峡谷。峡谷两岸悬崖对峙，壁立千仞，岩石嶙峋。滹沱河的一条支流穿谷而过，水流湍急却清澈见底，河床遍布奇石，溪水撞击石面，潺潺声宛如动听乐曲。

这条峡谷是天然的漂流河道，每到夏季，漂流便成为最受欢迎的活动。乘坐皮筏艇顺湍急溪流而下，两岸青山相对、绿树成荫，鸟鸣与水声相伴，既有惊险刺激的落差，又有惬意舒适的平缓，让人在感受大自然神奇壮阔的同时，释放压力、享受快乐。

春秋两季，这里则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。沿沟谷上行，瀑布、深潭、奇石、野果随处可见。春季山花烂漫、鸟语花香；秋季层林尽染、漫山红遍，风景如画。徒步峡谷之中，呼吸清新空气，聆听潺潺溪水，感受大自然的灵秀与壮美，令人忘却烦恼、沉醉其中。

古栈道与古村落：山区生活印记。峡谷两侧崖壁上留存着大量古代栈道孔与石阶遗迹，它们是古代晋东通往晋中的重要通道，也彰显着古代山区居民的智慧与坚韧。当年商客、僧人、百姓沿这些栈道翻山越岭，往来于晋东与晋中之间，留下无数足迹与故事。如今站在崖壁之下，看着留存的栈道孔与石阶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感受到当年的繁华与喧嚣。

河谷两岸散落着一些古村落遗址，石砌房屋、古老碾磨、废弃水井等遗迹尚存，记录着古代山区居民依山傍水、以农耕为生的生活方式，见证着他们的勤劳与智慧。

七节寨与八节寨地势险要、易守难攻，历史上曾是百姓的避乱之所。村民们在寨顶修筑石墙与寨门，形成独特的山寨文化。如今古寨残垣断壁依旧留存，与峡谷、溪流、田园相融，构成独特的乡村画卷。

## 中部名山：文脉地标，乡土图腾

定襄中部地处平川与山区的过渡地带，散落着一座座低丘。它们因历史名人的足迹、古寺庙宇的遗存与民俗传说的浸润，成为定襄乡土精神的图腾。其中，遗山与圣阜山最负盛名，它们承载着定襄的文脉传承，亦藏着定襄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。

遗山：元氏遗韵，一丘一壑总关情。遗山，亦称神山，位于县城东北9公里处的神山村东，是一座平地拔起的孤山，仿佛群山遗落于此。万历年间《定襄县志》记载：“元好问曾读书于此，因号遗山……山上有佛寺，其创始年份已无从考证，寺中霜檐铁壁，超凡脱俗，‘神山古刹’遂成一景。”康熙年间《定襄县志》将“神山古刹”列为定襄八景之一。20世纪60年代后期始，佛寺荒废，仅存魁星塔一座。如今，佛寺已重新修建。

元好问与遗山情结。元好问（1190年—1257年），字裕之，号遗山，秀容（今忻州）人，金末元初文坛领袖，史称“元遗山”。他自幼聪颖，才华横溢，被誉为“北方文雄”“一代文宗”。其诗文题材广泛，情感真挚，意境深远，既记录了金末元初的社会动荡，也描绘了家乡的山水风光与民俗风情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与地方史料。

元好问与遗山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。他自幼在神山读书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与青年时光，对这座山怀有深切的感情。神山的一丘一壑、一草一木，皆为他诗创作的灵感源泉。他曾写下“一丘一壑真堪老，且具神山烟景休”的诗句，将山水之美与人生感慨融为一体，既表达了对神山的热爱与眷恋，也抒发了颠沛流离的境遇与内心愁苦，情感真挚动人。

元好问一生颠沛流离，历经战乱，却始终心系乡土，牵挂定襄的山水与百姓。他的诗文多记载定襄、忻州的风物人情，为后世研究定襄的历史、地理、民俗与生态提供了珍贵史料。神山因他而闻名，因他而增辉，成为定襄人心中的文化图腾，亦是后世文人墨客缅怀元好问、凭吊先贤的重要场所。

遗山祠与神山湫。遗山山顶矗立着遗山祠，始建于元代，明清时期历经多次重修，现存正殿、配殿、山门等建筑，古朴典雅而庄严肃穆，是纪念元好问的重要场所。祠内塑有元好问的塑像，神态端庄，目光深邃，仿佛正凝视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。塑像两侧陈列着他的诗文集刻与生平资料，详细介绍其一生行迹与文学成就，让参观者得以深入领略这位文学巨匠的风采。

遗山祠前原有古柏数株，苍劲挺拔，枝繁叶茂，宛如守护祠堂的卫士，见证着岁月沧桑与文脉传承。古柏之下设有石桌石凳供游客休憩，坐于石凳之上，看古柏参天，听山间鸟鸣，仿佛能感

受到元好问当年在此读书赋诗的心境，体会他对山水的热爱与对文学的执着。

遗山脚下有一片水泊，古称“神山湫”，水面约数百亩，由泉水汇聚而成，清澈见底，碧波荡漾，“神山湫”为定襄古八景之一。旧时每逢干旱，村民便来此祈雨，虔诚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这里也因此成为乡土信仰与民俗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
圣阜山：圣阜危楼，傅山题诗。圣阜山位于县城东北10公里处的砂村东侧。据万历年间《定襄县志》记载：“旧有高楼可眺远，今废；下出温泉，有钓鱼台、莲花池、五仙洞、仙人足石，盖胜境也……景标‘圣阜危楼’。”康熙年间《定襄县志》将“圣阜危楼”列为定襄八景之一。该景点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废弃，仅存仙人足石。如今，村民已集资在原址开展修葺工作。

圣阜楼与登临之胜。圣阜楼始建于明代，高约20米，为三层木结构建筑，飞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雄伟壮观，矗立在圣阜山顶，宛如一位巨人俯瞰着定襄大地。楼体设计精巧，工艺精湛，每层都有回廊，可供游人登临远眺，欣赏山水风光。

登楼远眺，视野开阔，气象万千。清代《定襄县志》中曾记载：“圣阜楼，高三层，登临可眺全县，夕阳西下，炊烟四起，如在画中。”夕阳西下时，余晖洒在圣阜楼上，将楼体染成金色，山间炊烟袅袅，村庄错落分布，构成了一幅宁静优美的田园画卷，令人心醉神迷。

圣阜楼历经数百年风雨，多次修缮，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，既庄严雄伟，又有江南建筑的精巧秀丽，是定襄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，也是定襄人心中的骄傲。

傅山题诗与文人印记。明末清初，著名思想家、书法家傅山曾登临圣阜楼，被此处山水风光吸引，触景生情，写下“危楼坐视三千界，童子相从六七人”的诗句。这首诗语言凝练、意境深远，既描绘出圣阜楼的雄伟气势与登临览胜的体验，也抒发作者的心境与情怀，为圣阜楼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。

傅山与定襄渊源深厚，曾多次往来于此，与当地文人雅士交游唱和、题诗挥毫，留下诸多墨迹与传说。他的书法刚劲有力、洒脱豪放，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，深受后人喜爱与推崇。圣阜楼的墙壁上曾留有他的墨迹，虽经岁月侵蚀，部分字迹已看不清，但仍能感受到其精湛的书法造诣与豪迈的壮志豪情。

除傅山外，元好问、李子敬等历代文人雅士也曾登临圣阜楼，题咏赋诗，留下大量诗篇，为圣阜山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
圣阜山与遗山隔河相望，一南一北，一“圣”一“文”，相映成趣，共同构成定襄中部的文化核心。如果说遗山是元好问的精神栖息地，承载着定襄的文学文脉，那么圣阜山便是傅山等文人登临之所，镌刻着定襄的人文风骨。两座山虽不高峻，却以深厚的人文积淀成为定襄人心中的乡土图腾，也成为定襄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，文韵与山水相融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定襄人。

其他中部低丘：散落的乡土印记。除遗山与圣阜山外，定襄中部平川与山区的过渡地带还散落着马鞍山（中部支脉）、虎头山、卧牛山等诸多低丘。它们虽名气不显，海拔多在800—1100米之间，却各有特色，承载着定襄人的乡土记忆，是定襄中部山水人文画卷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中部的马鞍山与北部的马鞍山同名异山，山体形似卧马，地势平缓，山顶开阔，是当地百姓休闲娱乐、放牧拾柴的好去处。山下坐落着古老村落，村民保留着传统农耕生活方式，田畴环绕，炊烟袅袅，一派宁静的田园景象。

虎头山位于定襄县城西南，因山体形似虎头得名，海拔约950米。山上有一座清代始建的神庙，供奉山神。山间有一条蜿蜒小径可直达山顶，登顶远眺，定襄县城全景尽收眼底；滹沱河如银带环绕，县城高楼林立，田畴连片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

这些散落的低丘没有雄奇险峻的身姿，也没有深厚的名人底蕴，却以朴素姿态点缀在定襄山水之间，与平川、河流、村庄相融，构成定襄独特的地理与人文景观。它们是定襄人日常劳作、休闲娱乐的场所，也是定襄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蕴藏着定襄人最朴素的情感与最真挚的乡愁，见证着定襄的岁月变迁与时代发展。

## 山水共生：定襄山的当代价值与守护

定襄的山，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是历史的见证，是文脉的载体，更是定襄人生存与发展的根基。千百年来，这些沉默的山峦不仅为定襄人提供了生存资源，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，更塑造了定

襄人质朴坚韧、心怀敬畏、热爱家乡的品性。如今定襄的山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在生态守护、文化传承、乡村振兴等领域书写着新的时代篇章。

生态屏障：守护一方绿水青山。定襄的山是忻定盆地东部重要的生态屏障，肩负着涵养水源、保持水土、调节气候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使命。北部的五台山余脉与东南的系舟山山脉植被覆盖率高，是牧马河、云中河、滹沱河等河流的重要水源涵养区，清澈的溪水从山间流出，滋养着下游的平川沃野，保障着定襄乃至周边地区的生态安全。

近年来，定襄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大力实施退耕还林、天然林保护、山林禁牧等政策，加大山区生态修复与保护力度，让定襄的山愈发苍翠，水愈发清澈。如今，北部的将军山、凤凰山，东南的七岩山、从蒙山，中部的遗山、圣阜山，均已成为生态优美、植被茂密的生态景区，野生动物种类持续增多，生态环境不断向好。

定襄县建立了多个生态保护区域，配备专业护林员队伍，加强山林巡查与保护，严禁乱砍滥伐、滥捕滥杀、非法采矿等破坏生态的行为。同时，积极开展生态宣传教育，提升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，让“守护山林、爱护自然”成为定襄人的共识与自觉行动。

文化载体：传承千年文脉基因。定襄的每一座山都藏着历史的密码，每一道沟壑都有着文化的印记。

近年来，定襄县加大对山地文化遗存的保护与挖掘力度，对七岩山摩崖造像、居士山功德碑、遗山祠、圣阜楼等文化遗存进行修缮与保护，整理挖掘相关历史传说与文人诗篇，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延续。同时，依托山地文化资源，打造了七岩山、从蒙山、遗山等文化旅游景区，将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相融合，让更多人领略定襄的山水之美与文化之厚，使定襄的文脉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。

定襄的山不仅是自然的山水，更是文化的山水。元好问的诗文、傅山的题咏、磨笄夫人的传说，都与定襄的山紧密相连，成为定襄人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。这些文化印记融入定襄人的血脉，塑造了定襄独特的地域文化品格。

民生福祉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。定襄的山是定襄人赖以生存的根基，也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。山区的森林、药材、山间的生态景观、文化遗存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定襄的山成为百姓增收、乡村振兴的“金山银山”。

在东峪，依托七节寨、八节寨的峡谷景观与生态资源，当地发展漂流、徒步、乡村民宿等旅游项目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体验，带动了餐饮、住宿、手工艺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，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。在受禄乡，依托凤凰山、漆郎山的生态资源，当地发展中药材种植、生态养殖等产业，党参、黄芪等名贵中药材远销各地，成为当地百姓的“致富宝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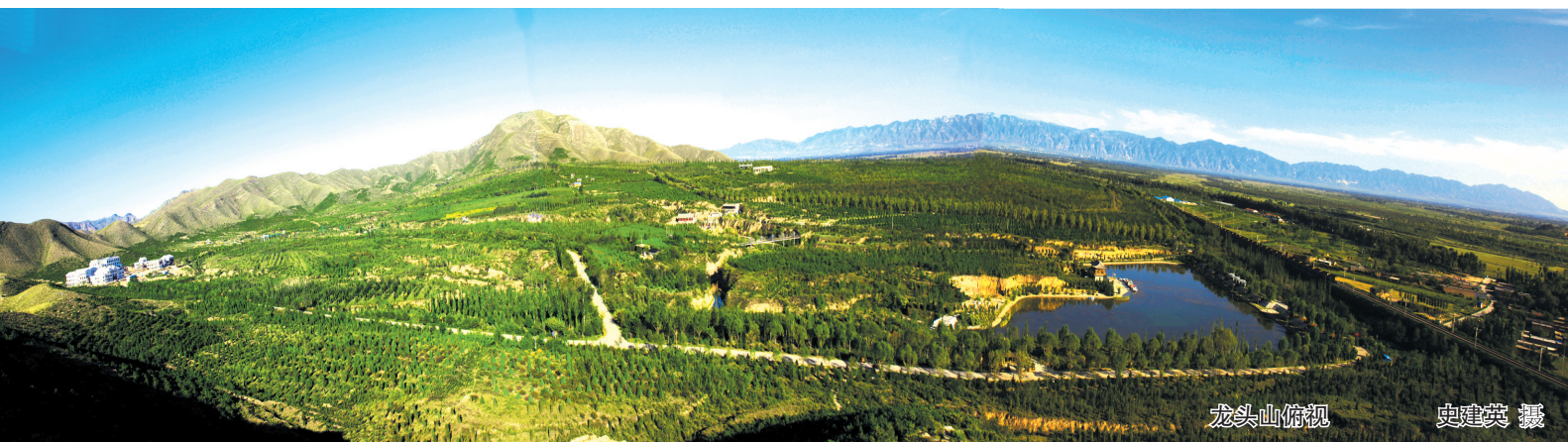
同时，定襄县依托山地资源，完善山区基础设施建设：修建通往各大景区的公路，改善了山区村民的出行条件；建设饮用水工程，保障了山区村民的饮水安全；推进山区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提升，让山区村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。如今，定襄的山不仅守护着一方生态、传承着千年文脉，更成为带动百姓增收、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，让定襄百姓在山水之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## 结语：山魂永续，文脉长存

定襄的山没有五岳的雄奇，没有昆仑的壮阔，却以独有的质朴与厚重，与定襄人朝夕相伴、生死相依。它们是大自然的杰作，解锁着地球演化的密码；是历史的见证者，记录着定襄的沧桑变迁；是文脉的载体，传承着定襄的千年底蕴；是民生的根基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定襄人。

从北部五台余脉的雄浑风骨，到东南系舟山的佛道灵光；从中部低丘的文脉印记，到山水共生的当代实践，定襄的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一道沟壑都有自己的情怀。它们沉默而坚韧，见证着定襄从远古走到今天，见证着定襄人的勤劳与智慧，见证着定襄的发展与荣光。

山无言，却有魂；水无声，却有情。定襄的山是定襄的精神图腾，是定襄人的乡愁寄托，更是定襄未来发展的希望。它们承载着定襄的过去，见证着定襄的现在，也引领着定襄的未来。愿定襄的山苍翠挺拔，愿定襄的文脉源远流长，愿定襄人与山水共生，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书写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

龙头山俯视图 史建英 摄